

世界文學全集



利夫人

海倫凱勒：

海倫凱勒



22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世界文學全集22

精裝39大冊

定價10600元

編纂者：本社編輯部

出版者：喜美出版社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

總經銷：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門市部：台北市萬大路576號

電話：3019692·3038722·3077633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

包法利夫人

我們正在溫課，校長進來了，後面跟着一個穿便服的『新生』，和一個拿着一張大書几的校役。那些睡覺的學生驚醒，個個站起，正在用功的樣子。

校長做手勢叫我們坐下：然後，轉向學監，低聲向他道：

——羅皆先生，我薦給你一個學生，他進二年級。他的功課品行好的話，把他陞到年齡相當的高年級。

『新生』是一個鄉下孩子，十五歲光景，身量比我們任何人全高，站在門後角落，我們差不多就看不見。頭髮前額剪齊，像鄉村一個唱聖歌的孩子，樣子不錯，十分侷促。肩膀雖說不寬，他黑鈕綠呢的短禮服一定緊窄，袖口滾邊的開縫露出他裸慣了的紅節。腿上是藍襪子，淺黃的褲子，背帶拉得很緊，腿露外面。他穿着一雙厚實的皮鞋，欠上油，鑲着釘子。大家開始默誦。他伸長耳朵聽着，和聽佈道一樣用心，不敢交腿，也不敢支胳膊，臨到兩點鐘鐘響了，學監不得不指點他和我們一同排隊。

走進課堂我們的習慣是拿我們的制帽就地一扔，把手騰空：必須一到門限就丟在凳子底下，恰好打着牆，揚起一片塵土，這才『合格』。

可是，不知道他是沒有留意這種動作，還是不敢這樣做，祈禱完了，『新生』依然把便帽捧在他的兩個膝頭，這是一頂複合式的帽子，含有羽盔，沙普司喀，圓筒帽，水獺便帽和軟睡帽的成分，總之，一種可憐貨色，就像一個蠢人的臉，暗啞的醜陋具有深厚的表情。卵形，鯨骨撐大；三道滾條沿邊；隨後是菱形的絲絨和兔子毛，一個隔一個，一條紅帶子分開；再往上去，好像一口袋，尖尖頭是硬紙剪成的多角形，覆着一層複雜的繡貨，坐下一條過分紉的長繩，末端不用流蘇，墜着一個小小金線十字架。新帽子；遮簷耀耀着。

教員道：

——站起來。

他站起來：他的便帽落下去。全班人笑了。

他俯下身子去拾。旁邊一個學生用胳膊把它擲在地上；他又拾了一次。

教員是一個有風趣的人，就說：

——丟開你的軍帽好了

學生哄堂大笑，窘住了這可憐的孩子，他簡直不知道拿着他的便帽好，還是丟在地上好，還是戴在頭上好。他重新坐下，把便帽放在他的膝頭。

教員道：

——站起來，告訴我你的名字。

『新生』以一種口吃的聲音，說出一個聽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——再說一遍。

和初次一樣，結結巴巴，字母吐出，和全班的嘩笑混成一片。

先生喊道：

——高聲點兒！高聲點兒！

於是『新生』下了最後的決心，張開一張老大的嘴，好像叫喚一個什麼人，拼命嚷出這個查包法芮。一片喧囂，一下子衝出，調門往高裏走，夾着些尖銳的聲音（有人號着，有人吠着，有人跺腳，有人重覆：查包法芮！查包法芮！）隨即化成單獨的音符，好不容易靜了下來，有時候沿着一排長凳、這裏那裏，又發作了，好像一串沒有熄淨的鞭炮，湧出一些悶回去的笑聲。

但是，在罰做功課的陣雨之下，課堂的秩序漸漸恢復，教員終於抓到查利·包利利這個名字，叫他默出來，拼出來，重讀一遍，然後立即罰這可憐的傢伙坐到講臺底下的長凳上面。他打算走動，不過，離開以前，踟躕着。

教員問道：

——你找什麼？

『新生』向四周射出不安的視線，怯怯地答道：

——我的帽……

——罰全班五百行詩！

吼着一個憤怒的聲音，彷彿『我要』①，止住一陣新的颶風。

——不要鬧！

教員生着氣，從他的瓜皮小帽裏面取出他的手帕，一邊拭前額，一邊繼續道：

——至於你，『新生』，你給我抄二十次②動詞。

然後，用一種比較柔和的聲音：

——哎！你回頭找得到，你的便帽；沒有人偷你的

平靜恢復了。頭俯向紙簿『新生』整整兩點鐘保持着一种模範姿態，雖說筆尖不時彈出一些小紙球，飛來打着他的臉。但是他用手揩了揩，低下眼睛，一動也不動。

夜晚溫課，他從書几取出他的套袖，理齊他的小東西細心量他的紙。我們看見他用心工作，個個字在字典裏面尋查，給自己添了許多麻煩。不用說，他沒有降班，全仗他這種堅苦的意思，因為，假如他對於法則勉強將就，他的造句並不高雅。本村的牧師給他啓蒙拉丁，他父母要省錢，盡量不送他早上學。

他父親，查理·代尼·巴道勞麥·包法利先生，退職的醫副，臨到一八一二年，牽連在徵兵的案件，不得不在這期間去職，於是利用本人的漂亮，就手攬了一筆六萬佛郎的嫁資。

一個帽商的姑娘愛上他的相貌，情願嫁給他。美男子，說大話，刺馬距高聲響着，留着連鬚的鬚鬚，手指永遠戴着戒指，穿着閃亮的衣服，一張男士的面相，和一付經紀人有說有笑勁兒。結了婚，他有兩三年仰仗太太的財產過活，喫得好，起得遲，用大磁煙斗吸煙，夜晚看過戲回家，常到咖啡館走動。岳父死了，沒有留下什麼東西；他生了氣，改行『做生意』丟了些錢，然後退到鄉下，想在這裏『發財』。不過，他不懂種田，正如他不懂織布，他騎他的馬，不拿馬耕地，一瓶一瓶喝他的蘋果酒，並不賣掉，喫他院子最好的家禽，用他的豬油搽亮他打獵的皮鞋，不久他就看出他頂好還是中止投機。

他一年出二百法郎，在苟和彼喀狄交界的一個村子，設法租了一所半田莊半住家的宅院；憂念，疚心，咒天，妬忌別人，從四十五歲起，他就閉門不出，說是厭倦人世，決意不問外事。

太太從前愛瘋了他；她低首下心愛他的結果，越發讓他和自己分離。她往日欣快，有說有笑，一心相與，上了年紀以來，脾氣（彷彿走了氣的酒化而爲醋）變壞了，唧唧咕咕，心性急躁。她受夠了罪，起頭不抱怨，看見他追逐村裏的爛娘兒們，夜晚人事不省，酒氣沖天，二十個下流地方把他送回家！其後驕傲反抗了。她不作聲，以一種緘默的吃苦精神咽下她的怒火，他一直到死全是這樣子。她不斷在奔波忙亂。她去見律師，去見會長，想起期票到了期，設法延期支付，在家裏則熨呀，縫呀，漂呀，監督工人呀，付工錢呀，而老爺一無掛

慮，繼續賭氣似的，昏天黑地挺屍，醒過來只爲對她說些無情無義的話，在爐火角落吸煙，往灰燼裏面唾痰。

生了一個孩子，她必須交給別人乳養。回到自己家，小孩子縱得像一位王子。母親餵給他蜜餞，父親叫他赤着腳跑，而且，儼然哲學家口吻，說他可以光着全身走路，有如駒犢。反乎母性的痛愛，他腦子裏面有一種男性的兒童的理想，他試着根據它來訓練他的兒子，要他體質健壯，以斯巴達方式刻苦教養。④他叫他睡覺不生火，叫他天天喝甘蔗酒，笑罵宗親的行列。但是生性溫和，小東西迎合不來他的操勞。母親一直把他拖在後面；她爲他裁硬紙，講故事，同他談些無盡無終的獨白，充滿憂鬱的愉悅和煩絮的甜蜜。生活孤單，她把她的所有的零散破碎的虛榮集中在小孩子身上。她夢想高位置，她看見他已經高大，美好聰明，作工程師或者作官。她教他讀書，甚至於彈着她自己的一架舊鋼琴，教他唱兩三首小曲。但是，包法利先生，不大關心文學，一看見就說『犯不上！』他們難道有供他上公學校，給他買官半職，或者盤一家商店嗎？再說，『只要蠻幹，一個人永遠出頭。』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，孩子在村子裏面流浪着。

他尾隨農夫，拾起土塊驅逐飛鴉。他吃着溝邊的桑椹，拿一根竿子看守火雞，翻曬新穀，在樹林裏面奔跑，雨天在教堂的門道底下『跳家家』⑤，逢大節氣，求教堂的執事讓他敲鐘，把全身懸在粗繩上面，隨着它擺動。

所以他像一棵橡樹往高裏長。他有強大的手，美好的顏色。

十二歲的時候，母親得到允許，他開始讀書。他們請牧師教。但是鐘點短，又是斷斷續續的，簡直沒有多大用處。功課趕着偷閒的時間教，在聖衣室，站着，匆匆忙忙，介乎洗禮和殯儀之間；否則，在晚禱之後，牧師不出門，把他的學生叫來。他們來到他的房間，坐好；小蒼蠅和飛蛾圍着蠟燭旋轉。天氣熱。小孩子睡着了；牧師把手放在肚皮上面，有了睡意，不久嘴張開，也就打起鼾聲來了。有時候，牧師到鄰近給病人做送終的聖事回來，看見查理在地裏撒野，喊住他，教了他一刻鐘，利用機會讓他在樹腳旁邊變化他的動詞。雨落了，或者過來一位熟人，打斷他們。然而，他永遠對他滿意，甚至於說，年輕人有的是記性。查理不能夠這樣下去。太太下了決心。老爺慚愧了，或者倒不如說疲倦了，不再抗拒，讓了步。他們又等了一年，直到小孩行過他的第一次聖體瞻禮。

又過了半年；到了下午，查理決定送進路昂的中學，父親親自送他去，將近十月底，聖·羅曼集的時期。⑥

我們如今沒有一個人記得起來他做過些什麼事。一個氣質中和的孩子，遊戲時間玩耍，溫習時間工作，上課時間聽講，在寢室好好睡覺，在飯廳好好喫飯。手套街有一位批發鋼鐵器皿的商人照料他，星期天鋪子不做生意，每月一次，接他出來，打發到碼頭看船，然後在晚飯以前，一到七點鐘，就把他送回學校。每星期四夜晚，他寫一封長信給他母親，用紅墨

水，封口有三小塊麪漿糊；之後，他溫習他的歷史筆記，或者讀一本扔在自修室的阿納喀爾席斯老書⑤。散步的時候，他和校役閒談，他同樣來自鄉間。

仗着用功，他在班裏永遠保持中等程度，甚至於有一次，他博物得第一獎。但是，第四學年結束，他父母要他退學去讀醫，相信他不靠別人就能夠拿到學位。

他母親給他選了一間屋，五樓，正對羅拜克河；她認識的一個染工家。她講好他的房飯錢弄來一些木器，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，從家裏運來一張舊櫻桃木床，還買了一個小熟鐵爐，和夠用的木柴，烘暖她可憐的孩子，然後，一星期臨了，再三囑咐他加意小心，如今沒有外人照料，剩下他一個人了，她才離開。

布告牌上面的課程表，他讀過之後，頭昏腦脹：解剖學，病理學，生理學，藥理學，化學，植物學，診斷學，治療學，還不提衛生學，藥材論，沒有一個名詞他曉得來源，全像廟門，關着一殿莊嚴的黑暗。

他什麼也不懂，他白用心聽，他抓不住，不過，他工作，他有成本的筆記。他每課全聽，一次也不缺席。他盡了他一天小小的本分彷彿拉磨的馬，蒙住兩眼，圍着一個地方轉，不知道自己磨了些什麼。

他母親不要他花錢，每星期託信差給他帶來一塊竈頭烤的小牛肉。他從醫院回來，鞋底敲着牆，拿牠就午餐喫。隨後他就得跑去聽講，去解剖室，去收容所，穿過一條一條的街，

再回到他的住所。夜晚，用過他房東菲薄的晚飯，他來到自己的房間，埋頭工作，衣服濕濕的，當着通紅的爐子，直在他身上冒汽。

到了夏天，黃昏晴好，鬱熱的街巷是空的，女人在門限踢毽子，他打開窗戶，靠着胳膊。小河把路昂這一區變成一個齷齪的小威尼司，在他下面，流過橋和柵欄，黃顏色，紫顏色，藍顏色。有些工人。蹲在岸邊，在水裏洗胳膊。鴿樓頂撐出來的竿子上面，晾着成把的棉線。對面，望過屋瓦，浩瀚的澄空展開，托着一輪西沈的紅日。家鄉多好？山毛櫸底下要多清香！他張開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味。他吸不到。

他瘦了，身子也長了，臉透出一種哀怨的表情，差不多起人好感了。

自然而然，心不在焉，他從前下的決心他全捨棄了。他有一次缺席，第二天，全部課程不聽了，嚐到慵懶的甜蜜漸漸就索興不去了。

他養成酒館的習慣，迷上了道米奴^①。每天夜晚把自己關在一間骯髒的賭窟，在大理石桌子上面，擲着小小的刻黑點的羊骨，他覺得是他自由的一個珍貴的佐證，提高他對於自己鄭重。這彷彿是學習社交，接觸禁嚮；進去的時候，他把手放在門鈕上面，帶着一種近乎肉感的歡悅。於是，許多東西抑在心頭放開了，他記了一些小調唱給酒肉朋友聽，讚賞白郎翟^②，學會了調五味酒，最後認識了愛情。

多謝這些準備的工作，他醫生的考試完全失敗。家裏當晚等他慶賀他的勝利！

他走回去，在村口停住，託人請出母親，一五一十告訴她知道。她原諒他，把失敗推在考試人員的不公道，鼓勵了他兩句，由她去安排一切。

五年以後，包法利先生才知道真情，過去的事情，他犯不上追究，而且不能夠設想，他生出的孩子會是一個糊塗蟲。

查理埋頭工作，不停不息，預備他的考試材料，事前記住所有的問題。他錄取了，名次相當好。對母親，這一天要多體面，她大請了一次客。

他到什麼地方行醫呢？道特。那邊只有一個老醫生。許久以來，包法利夫人就眼巴巴盼着他死，老頭子還沒有捲行李，查理就在對面承繼人似地住下了。

然而把兒子育養大，讓他學醫，發現道特去行醫，還不算數：他缺一位太太。她爲他找一位：笛耶浦一個執達吏的寡婦，四十五歲，有一千二百佛郎收入。

她雖說醜，柴一樣乾，春天一樣一臉肉芽，杜畢克夫人並不缺少應選的夫婿。爲了達到的目的，查理的母親不得不把他們全都擠開，她甚至於十分巧妙地破壞了一個有牧師靠山的豬肉商。

查理滿以爲結了婚，環境改良，心想自己更自由，可以支配自己和銀錢了。然而他太太是主子；他當着人應該說這個，不說那個，每星期五茹素，順着她的意思穿衣服，照着她的命令窘迫那些不付錢的病人。她拆他的信，窺伺他的行止，隔着板壁聽他在診室給婦女看病

。她每早需要咖啡和無盡無止的關切。她不停地訴說她的神經，她的胸臆，她的肝氣。腳步聲音她聽了難受，人走開了，她厭煩寂寞，回到她的身邊，不用說，看來她是死的，夜晚，登理回來，她從被窩底下伸出瘦長的胳膊，圍住他的頸項，要他在床沿坐下，同他說起她的苦惱：他忘掉她，他另愛別人！人家對她講過，她要不幸的，最後，她為她的健康，問他要點兒果汁，還要他多給點兒愛情。

①沙普司略：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騎兵所騎的一種軍盔，源自波蘭。

②『我要』：見於斐吉勒艾奈伊德第一章第一百三十五行，海神奈普杜申詈颶風的恐嚇，和忿怒的口吻。

③：拉丁文，第一字為形容詞，『可笑』的意思，第二字為動詞，意思是『是』。教員很有取笑他的心思。

④斯巴達：古希臘一個爭雄的國家。武功彪炳；每一個男子自幼嚴加訓練，以備征戰之用。

⑤『跳家家』：直譯當為『玩馬賴勒』，兒童翹起一條腿，用另一隻腳在地上一間房，一間房，往前推一塊東西。『跳家家』或者『跳房子』是類似的中國名詞。

⑥聖·羅曼集：聖·羅曼是路昂的主教，生於紀元六百年左右，死於六四四年左右。紀念他

的節日是十月二十三日人民利用他的節日。前前後後，舉行各市集，猶如中國的廟會。這是路昂最大也最著名的市場：十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是馬集：二十三日，又是牲畜集：從二十二三日起，繼續二十天，是各色貨物集。

⑦阿納喀爾席斯的作者巴代萊米方丈。生於一七一六年，死於一七九五年。這是一本遊記，敘述一個西特人叫做納喀爾席斯，在亞力山大降生以前，來到希臘，考查風物，訪問當時所有的名流，所以書的全名應當是年輕的阿納喀爾席斯旅居希臘記，一七八七年問世，獲得盛大的成功；作者因而當選為國家學會會員。這本過時的遊記足足享了一世紀的幸運。

⑧道米奴：彷彿中國的牙牌，二十八張，上面刻着表示整目的點子。

⑨白郎翟：著名的短歌詩人，生於一七八〇年，死於一八五七年，他的短歌最初偏於愛情，飲食，近似中國的小調，後來改變方向，一變而為愛國的，政治的。因為琅琅上口，侍女走卒全會唱，他的短歌真可以說是無遠弗屆了。

二

有一天夜晚，將近十一點鐘，一匹馬正好當門停住，聲音把他們驚醒。女用人打開鴿樓的天窗，和下面街上一個男人問答了半晌。他來請醫生；他有一封信。納斯達西打着寒戰走

下樓梯，一個一個開了鎖又開門。來人已經下了馬，隨着女用人，忽然在她的後面進來。他從他的灰冠子氈帽取出一封破布包着的信，小心在意地呈給查理。查理支着胳膊在枕頭上面讀。納斯達西靠近床，打着燈亮。太太害羞，把臉轉向牆，露出後背。

這封信，用一小塊藍漆封口。懇求包法利先生即刻到拜爾斗田莊來，接好一條斷腿。可是，從道特到拜爾斗，經過長鎮和聖·維克道，繞小道也要十足六哩。夜是黑的。少奶奶擔心她丈夫遇到意外。所以，決定叫廐夫先打前站。查理等月亮出來三小時以後動身。那邊派一個小孩子接他，告訴他田莊的道路，把柵欄給他開開。

早晨四點鐘光景，查理拔好一口鐘，動身前往拜爾斗。他脫開睡眠的溫暖，昏昏沈沈的任憑馬的安靜的步子搖擺。當着田邊掘的那些圍着荊棘的窟窿，馬停住不走，查理一驚，這才很快想起斷腿，試着記憶他知道的所有接骨的方法。雨已經不下了：曙光開始顯露，有些鳥動也不動，棲在枯落的蘋果樹的釵柯上面，迎着冷峭的晨風，斂起它們小小的羽毛。平原一望無涯，一簇一簇的樹木環繞着田莊，彼此遙遙隔開，在這灰顏色浩瀚上面（在天邊溶入天的陰沈的色調）形成一個一個墨紫的斑點。查理不時睜開他的眼睛；隨後，他的精神疲倦了；睡眠又來了，不久他就墮入一種朦朧的境界，他新近的感覺和記憶混成一片，看見自己變成兩個，是學生，同時結了婚，和方才一樣躺在他的床上，猶如往常走過一間手術室。藥膏的熱香在他的腦子裏面和露水的綠香融在一起，他聽見床頂的鐵環在帳杆上面滾動：他太